

【文摘】

惠能禪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

孫亦平

南京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惠能大師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具有影響的佛教人物之一。惠能開創的南宗是中國佛教史上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禪宗派別，也是中國化最爲典型的佛教宗派，它不僅發展成爲中國禪宗的唯一正宗，而且幾乎成爲中國佛教的代名詞。惠能及其所創的禪宗南宗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對中國人的思想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且還遠播海外，以其獨特的魅力對世界文化的繁榮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早在唐代時，隨著中國佛教的日趨興盛，中國逐漸發展成爲世界佛教的中心。八方學僧匯聚長安，使中國佛教由過去的傳入爲主變成了輸出爲主。隨著中外僧人的四方遊學，頻繁往來，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佛教的傳播範圍也越來越廣闊。禪宗作爲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的派別，以其特殊的魅力不斷地征服著人心。在惠能後學及南宗弟子的努力下，惠能禪的勢力不僅席捲全國，而且傳播及影響到周邊的國家和地區——越南、韓國和日本等。惠能禪不僅被這些地區的人民所接受，而且與當地的文化相融相會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禪宗新派別。今天，人們常說的中國禪宗走向了世界，這裡所說的禪宗，主要的就是指以惠能爲代表的南宗禪。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對禪宗走向世界的歷史軌跡的考察，重點顯示惠能南宗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

—

禪作爲一種特殊的修行方法，在中國得到極大發展以後，很快就由禪僧帶到了鄰邦越南，並在那裡形成了具有越南文化特色的禪派。據《大南禪苑傳燈輯錄》記載，越南早期流傳的禪法是由隋代的毘尼多流支（？—五九四）傳入的。毘尼多流支爲南天竺人，相傳曾到中國跟隨禪宗三祖僧璨學禪，並得「心印」，後至交州（今越南北部）法雲寺弘禪，宣揚「真如佛性不生不滅」、「眾生同一真如本性」，創毘尼多流支禪派，也稱滅喜禪派。其弟子法賢（？—六二六）以《楞伽經》爲傳法心要，法賢的弟子後來又以《金剛經》爲傳法心要，在發展中其教法與惠能南宗的頓悟禪法日趨接近。這被稱爲越南禪宗前派。唐元和十五年（八二〇），百丈懷海的弟子無言通（？—八二六）將惠能南宗禪正式傳至越南，創立了無言通

禪派，也稱越南禪宗後派。該派主張佛性無所不在以及「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等思想，並運用中國禪宗的現成公案和體驗方法，對越南佛教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一直流傳至現代，成為越南禪學的主流。宋代時，惠能南宗雲門宗雪竇重顯（諡「明覺大師」）門下的草堂禪師從中國來到越南升龍（今河內）開國寺，主要傳《雪竇百則》，並倡禪淨一致，創立了「雪竇明覺派」，亦稱「草堂禪派」。草堂禪師後來被李朝聖宗尊為國師，在越南影響很大。西元十三世紀，越南陳朝皇帝陳太宗隨中國赴越南傳教的天封禪師和德誠禪師學禪，又將臨濟宗禪引入了越南。三傳而至陳仁宗，仁宗更喜好禪學，曾到安子山東究寺出家。登基之後，他把朝政交給太子陳英宗，自己卻周遊全國傳禪說法，後於安子山東究寺創立了竹林禪派。其教法以臨濟為主，又融和了無言通禪派和草堂禪派的思想，成為越南化的臨濟禪。竹林禪派後來逐漸走上了禪淨合一的道路，成為越南禪宗後派的一個支流。從歷史上看，在越南流行的種種禪派與惠能南宗禪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在客觀上顯示了惠能禪對人的影響力是可以超越民族文化制約的。惠能禪以其獨特的宗教精神，真真切切地滲透到了越南文化與越南人的生活習俗之中，成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的內在支柱。

二

佛教在韓國已有一千五百餘年的傳播歷史，而禪宗是在各佛教宗派中創立比較早，且非常興盛的一支。據說，早在東山法門初期，就有新羅僧人法朗於唐貞觀（六二七—六四九）中入唐，從四祖道信學禪。法朗有新羅弟子信行，一般認為也就是神行 [註 1]。關於神行（約七〇四—七七九），據〈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并序〉記載，他也曾渡海入唐，來到中國的長安，師事志空和尚。志空是大照禪師普寂的入室弟子，普寂又是神秀的上首弟子，因此，神行所傳的是神秀北宗禪法。志空寂滅後，神行回韓國傳禪。據《祖堂集》卷十七和《禪門寶藏錄》卷中等介紹，唐德宗建中五年（七八四）又有道義禪師入唐求法。當時正值力倡「頓悟」的惠能禪法風行中土，道義就來到惠能禪的祖庭曹溪禮祖師之堂，後師事惠能南宗的弟子西堂智藏和百丈懷海，學惠能南宗禪法。道義的禪法以倡導「無念無修」、「無為任運」為特色，與馬祖、西堂一脈相承。道義於唐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回國後，傳惠能南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法，由於與此前神行所傳的北宗禪不同，因而不為時人所理解，反被「嗤為魔語」，只好「韜光廡下，斂跡壺中，罷思東海東，終遁北山北」[註 2]。道義傳禪不成，最終只有隱遁於北山。但由於後來海東所傳的禪宗基本以南宗為主，因而最早將南宗傳入的道義在海東禪宗史上的地位仍為人所重，其傳承後形成迦智山一派，他也就成為海東迦智山初祖。據《祖堂集》卷二十載，大中十二年（八五八），還有新羅國順支禪師入唐，隨仰山學禪，回國後就把中國的馮仰宗傳入了新羅，他自己也成為新羅馮仰宗的初祖。

另外，據《楞伽師資記》和《曆代法寶記》等記載，五祖弘忍門下有一位「揚州高麗僧智德」，其地位與神秀和惠能一樣居於弘忍「十大弟子」之列，亦為「堪為人師」的「一方

人物」，雖然現在尚無資料明確說他後來是否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但東山法門所倡的山林佛教的禪風，後來也成為韓國禪宗的特色，這卻是事實。

韓國禪宗不僅以惠能南宗為主流，而且還與惠能和《壇經》之間有著許多特殊的關係。「新羅人一開始就非常崇敬六祖，在《六祖壇經》的形成中，新羅佛教也扮演了極特殊的角色」[註 3]。典型的例子是，在韓國全羅南道智異山麓的雙溪寺現仍聳立著一座供奉中國禪宗六祖惠能頭顱的石塔，稱「六祖頂相（項）塔」，它成為惠能禪與韓國關係密切的重要見證。《雙溪寺記》記載了有關此古塔來源的傳說。據說有新羅和尚名三法，心慕六祖，無緣師事，讀《六祖壇經》中惠能預言「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時，發願成就此事，以化新羅。因此，他赴唐竊回了惠能的頭顱，在智異山建塔供奉，並精進習禪，後於西元七三九年在禪坐諷誦《六祖壇經》時圓寂。此後韓國流通的各種《壇經》都有類似的記載。這一傳說竟與中國有關史料中的某些內容不謀而合。不僅敦煌本之外的各本《壇經》，而且《宋高僧傳》卷八和《景德傳燈錄》卷五等中都有類似的記載，只是中國的記載都認為惠能的頭顱最後並未被竊走。由於六祖惠能的真身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廣州南華寺，而《雙溪寺記》本身現在也沒有任何其他歷史文獻足以佐證，「尤其是新羅人成功地將六祖頂相帶回並建塔供奉的故事，更不易證實」。因此可以推論，「新羅僧『偷竊』事件乃確有其事的史實，然而，偷竊卻失敗了」[註 4]。但「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間，韓國所出版的各種《壇經》版本，都將盜取惠能頭顱的事錄於跋文，這類軼聞和史料，都顯示惠能和《壇經》對韓國佛教徒的信仰影響深遠」[註 5]。事實上，現在韓國佛教的主要宗派「曹溪宗」，也就得名於惠能創宗的韶州曹溪山。

另外還有韓國學者認為，契嵩本等《壇經》中所說的惠能去世後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的懸記，其中「從東方來」指的就是從新羅來，「二菩薩」指的就是先後來中國，後又回新羅極力弘揚禪法的道義和慧昭。換言之，所謂惠能有關二菩薩的預言，是圍繞道義和慧昭二人編織的故事，由此也可見得惠能及《壇經》與韓國佛教的關係。[註 6]這裡的慧昭，即與道義大致同時代的真鑒慧昭（七七四—八五〇），來中國後，從滄州神鑒大師受禪法，並四處參學。由於神鑒是惠能南宗的弟子，因此，慧昭傳承的禪法也就直接來自惠能，即惠能—南嶽懷讓—馬祖道一—滄州神鑒—雙溪慧昭。崔致遠在其所撰的〈真鑒國師碑銘〉中稱之為「曹溪之玄孫」，視其為惠能南宗禪在韓國的傳承者。西元八三〇年，慧昭回到新羅，後在智異山花開谷三法和尚建寺之處，重建佛刹，並在寺中建造了「六祖影堂」，擴大了惠能在韓國的影響。

新羅時期，韓國佛教中逐漸形成了所謂的「禪門九山」，即禪宗的九個派別——迦智山派、實相山派、闍崛山派、桐裏山派、聖住山派、師子山派、曦陽山派、鳳林山派及須彌山派。這九個禪派都是由來華學禪的新羅僧回國後創立的，並皆出自惠能南宗門下，這標誌著惠能禪在韓國的初具規模。高麗時期，禪門的發展一度受挫，但很快恢復，十二世紀時，學一、坦然、智訥等集九山禪門而創曹溪宗，倡頓悟本心，禪教兼修。後一度與天台宗合併，

稱為禪宗。李朝肅宗五年（一六七九），正式改稱曹溪宗，以示繼承六祖惠能之法脈。二十世紀初，日本吞併韓國後，曹溪宗受日本佛教的影響，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所改變，甚至出現了娶妻食肉的情況。一九四一年，韓國僧伽以太古寺為總本山，舉起統一的曹溪宗的旗號，希望全國的僧侶能在曹溪宗的旗幟下統一起來。一九七〇年，蓄髮帶妻的一派從曹溪宗分離出去而另成立了太古宗。為了適應現代宗教與社會發展的要求，曹溪宗還創辦了佛教大學——東國大學，對現代韓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目前韓國佛教十分盛行，派別眾多，其中以曹溪宗的勢力最大。

三

由於朝鮮半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日、韓三國組成的東亞佛教文化圈中，韓國的佛教既處於仲介的地位，是中國佛教向外傳播的中轉站和集散地，又是會通中日佛教的結合點」[註 7]。因此，日本的一些僧人往往取道朝鮮半島來到中國學佛，韓國佛教也對日本佛教有一定的影響。

早在唐代時，一些僧人如道昭、道璿、最澄和圓仁等就已將禪學傳入日本，但一般認為，日本僧人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入宋參禪，回國後創立了日本臨濟宗，才為惠能南宗禪在日本的正式弘傳奠定了基礎。榮西曾兩次來華，遊學於天台、廬山、和天童山等處，受傳臨濟心印，回國後大弘南宗禪法。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在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也來中國學禪，後受天童山長翁如淨的啟發而開悟，蒙印可，回日本後，在永平寺開山，創立了日本的曹洞宗。此後，中國禪僧去日本行化傳禪，日本僧人來中國參禪，兩國禪僧之間的交往十分頻繁，由此而推動了惠能禪在日本的傳播。柳田聖山曾形容說：「宋代的禪可以說像洪水一樣湧進日本，而在中國中斷的傳統卻在日本發展起來了。」[註 8]

明清之際，中國福建黃檗山高僧隱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應日本長崎崇福寺僧超然的邀請，與十餘名弟子東渡去日本弘化，在日本京都宇治開創黃檗山萬福寺，並以此為基地廣傳禪法，高揚黃檗宗風，形成了日本黃檗宗，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歡迎，以至於日本原有的臨濟、曹洞兩宗的信徒也紛紛轉投隱元門下。隱元去世後，其弟子將黃檗宗的禪法進一步發揚光大，繼承該宗法席的歷代禪師，從木庵至杲堂等十餘人，全是東渡日本的中國高僧，至第十四世以後，才有日僧繼任。在禪行生活中，黃檗宗參禪念佛使用漢語，飲食生活保持了中國的式樣，就連寺院的構造、禪堂的設備，也仿照中國的禪寺而建造，具有唐風宋骨之韻，比起臨濟與曹洞兩宗更多地保留了中國特色和惠能南宗的傳統。據說「日本黃檗宗所屬各寺，至今仍保持有中國近代禪林的風範」[註 9]。

總之，惠能南宗禪於十二世紀正式傳入日本，並先後形成宗派，其中臨濟、曹洞和黃檗三宗至今興盛不衰。它們雖然各具特色，但都是在繼承發揚惠能禪精神的同時，又與日本民

族文化融為一體。由於惠能禪宗本身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儒、道等思想融和的產物，因此，惠能禪與日本文化相結合，便導致了「日本的禪宗是哲學和三種不同文化的特殊混合物，它具有典型的日本生活方式，反映了印度的神秘主義和道家對於自然性和自發性的熱愛，並且貫穿著孔子思想的實用主義」[註 10]。禪風在日本大盛，對日本的佛教和思想文化，乃至對日本人的生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的許多國粹，如花道、茶道、柔道、劍道、武士道等都蘊含著濃鬱的禪的精神。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華人下南洋謀生的人逐漸增多和禪僧的前往弘法，惠能禪也隨之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一帶得到傳播。[註 11]雖然這時所傳的禪大多與淨土信仰相結合，同時也融入了媽祖等中國民間宗教的信仰，但禪的信仰與禪修方法畢竟開始在東南亞地區人們的宗教生活中出現，並與當地的宗教與文化相融和。本世紀初，中國禪宗的一些著名僧人如圓瑛、太虛等法師都積極去南洋弘法傳禪，在推動當地佛教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惠能禪的傳播。五〇年代以後，惠能禪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勢頭未減，還進一步傳入了緬甸、泰國和斯里蘭卡等國。

四

隨著東西方文化的廣泛交流，禪宗也漂洋過海傳到美國和歐洲大陸，並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般認為，臨濟宗禪師釋宗演是美國禪宗的開山祖。一八九三年，世界宗教會議在芝加哥召開，日本代表釋宗演首次向西方學術界介紹了東方文化的重要結晶——禪宗，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極大興趣。一八九七年，釋宗演將自己的高足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推薦到美國。鈴木大拙到美國後，與美國學者卡魯斯合作用英文寫出了許多介紹禪宗的著作，使西方人初步感受到東方禪文化獨特的魅力。從這一意義上說，鈴木大拙是將禪宗介紹至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

一九二七年，鈴木大拙的《禪佛教論集》在西方出版，標誌著他運用現代心理學等名詞術語和方法對惠能禪的原始資料和宗教精神作出新的解釋和評價的開始。他一生在禪學史上的一大貢獻是寫成了三十二卷《鈴木大拙全集》，其中一些代表作，都是用淺顯易懂的英文句式把艱難深奧、具有思辨色彩的惠能禪學大眾化，用一種輕鬆風趣的演講故事的手法介紹禪的無意識、惠能禪中的自我、見性和開悟等，強調「禪宗就是覺悟的修行」。鈴木大拙大力宣揚以非理性為特徵的禪的探究方法，發掘禪宗中蘊含的人本主義和自然主義精神，這不僅與西方社會流行的理性與邏輯的科學研究方法相區別，而且對現代社會的人的生活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迎合了生活於現代科學技術與理性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人的心理需要，因而引起了西方人的廣泛注意。

如果說，鈴木大拙比較注重從精神分析等層面上來對禪宗進行文化詮釋，讓西方人從宗教文化的角度瞭解了禪宗，那麼，釋宗演的另一位弟子釋宗活，則主要通過創立禪宗的組織，

並開展禪修活動，引導西方人從實踐中去體證禪。釋宗活（一八七〇—一九五四）於一九〇六年來到美國，後在舊金山創立了禪中心。一九二八年，他的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一八八二—一九四六）又受其委派到美國傳禪，並於一九三〇年在紐約建立了「美國佛教協會」，後改名為「美國第一禪堂」。釋宗演的另外一位弟子千崎如幻（一八七六—一九五八）也在一九二九年於洛杉磯創立了一個禪中心。

在臨濟禪傳入美國的同時，曹洞宗也開始在美國傳播。一九一四年，磯部峰仙從日本至美國，在檀香山創辦了第一座曹洞宗寺院，他由此而有「北美曹洞宗第一開教使」之稱。[註 12]

禪宗在二十世紀初經日本禪僧的努力而傳至美國之後，其所倡導的超越二元對立與衝突，追求內心平和與寧靜的精神就引起了美國人的極大興趣，並受到了普遍的歡迎。雖然在美國流行的臨濟禪或曹洞禪都深深地打上了美國文化的烙印，但惠能禪的精神仍然是美國禪宗的一個生長點。

目前，美國各地都有禪宗學院，每一座大城市都有禪中心。社會習禪面更是日益擴大，不僅知識分子、上層人士、學生、嬉皮士們認真習禪，就連企業家、商人和家庭婦女也都開始坐禪，甚至猶太教會，基督教會、羅馬天主教會的教牧、神職人員也加入坐禪的行列。禪師們應邀到天主教、基督教堂去講禪。基督教會則把佛教的禪定、氣功引入自己的宗教儀式中，並稱之為「沈思」。著名的美國天主教領袖親自撰寫、出版了《天主教禪》一書，使禪更為美國社會所接受。美國各大學校園裡經常舉行坐禪補習班和討論會，社會上坐禪的團體比比皆是。[註 13]

有人預言：

隨著美國社會不斷出現的生態環境失衡、吸毒猖獗、心理、精神疾病增多等種種弊病，禪宗將會更為深入人心，更為普及。[註 14]

隨著佛教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惠能禪也引起了歐洲人的興趣。據一九九〇年版《大英百科年鑑》統計，歐洲現已有二二・二萬佛教徒，其中包括禪宗的信仰者。例如，早在一九二四年，英國人洪飛斯（一九〇一—？）就成立「佛教中心」，後改為「佛教協會」，研究佛學理論，並修習禪定，其所著的有關禪學的著作，流行於西方世界，使禪學在英國開始傳播。七十年代初，曾在日本學禪的英國籍比丘尼肯妮特禪師（一九二四—？）等人通過建立各種佛教禪定中心和禪學社，使禪宗在英國逐漸風行。在今天的英國佛教各派別中，禪宗的影響

僅次於藏傳佛教。同時，禪宗也隨著佛教發展流傳到歐洲的其他國家，對那裡的宗教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

【註釋】

[註 1] 但也有認為信行和神行「可能並不是一個人，信行是法朗的弟子，而神行則不是，只是後人張冠李戴，將信行從法朗學禪的事跡加在了神行頭上。或者，信行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何勁松，《韓國佛教史》上卷，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八四頁）。

[註 2] 《全唐文》卷四十四〈有唐新羅國故曦陽山鳳岩寺教諡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

[註 3] 韓國·崔柄憲，〈雙溪寺記中六祖惠能的傳說〉，《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錄》第四〇一頁、第四〇二頁。

[註 4] 同 [註 3] 。

[註 5] 見韓國·朴相國，〈壇經在韓國的發行與流通〉，《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錄》第三九八頁。

[註 6] 請參閱〈雙溪寺記中六祖惠能的傳說〉。

[註 7] 黃心川，《韓國禪教史·序》（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頁。

[註 8] 柳田聖山，《禪與中國》（三聯書店，一九八八年）第二一六頁。

[註 9] 《中國佛教(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一九九頁。

[註 10] F·卡普拉，《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九十二頁。

[註 11] 請參見《當代佛教》（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四五頁。

[註 12] 黃夏年，〈禪與禪宗六題〉對此作了簡要的介紹，並認為這是禪宗在世界上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見《中國嵩山少林寺建寺一五〇〇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二八頁。

[註 13] 《當代佛教》，第三四七頁。

[註 14] 同 [註 13] 。